

Tess Gerritsen

(美)苔丝·格瑞森/著

周 常/译

人骨花园

一部震撼人心的惊世之作

神秘的人骨，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来自遥远年代一直未被人们知道的谋杀案，直到今天才见天日。一部来自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苔丝·格瑞森的又一部惊世悬疑推理之作。

THE BONE
GARDEN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骨花园/(美)苔丝·格瑞森著;周常译.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4

ISBN 978 - 7 - 204 - 09828 - 6

I. 人… II. ①苔…②周… III. 推理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2567 号

THE BONE GARDEN by TESS GERRITSEN

Copyright: © 2007 BY TESS GERRITSE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JANE ROTROSEN AGENCY LL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 - 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XX INNER MONGOLIA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简体字版 © 200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版权登记号:05 - 2008 - 014 号

人骨花园

(美)苔丝·格瑞森 著

周 常 译

责任编辑 王继雄

封面设计 宋双成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4 - 09828 - 6/I · 2111

定 价 22.00 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一封信

1888年3月20日

亲爱的玛格丽特：

对于你真诚地吊唁我的爱人阿米莉娅，我深表感谢。对我来说，这是个极其痛苦的冬天，因为几乎每个月，都有一位老朋友因病或年老体衰而逝世。现在，这种悲伤的氛围让我必须考虑到自己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我意识到应该告诉你那件我很早就想说出来的可怕事情，这或许是我最后的机会。我不愿意谈及此事，是因为我知道，你的姨妈曾认为最明智的做法就是让你远离这件事情。相信我，她所做的不仅仅是出于对你的爱，而且是为了保护你。但亲爱的玛格丽特，我看着你长大，非常了解你，看着你如何变成了一位无所畏惧的勇敢女人。我清楚你笃信真理的力量，因此我相信你会想知道这件事情，然而了解了这件事情后，就会干扰你的情绪，让你伤心。经历了那件事情之后，五十八年已经过去。当时你还只是个婴儿，对当时的那些事情毫无记忆。当然，我已经几乎把他们忘了。但上周三，我在以前的 Wistar 大鼠解剖报告中发现一份旧剪报，才意识到如果不尽快说出来，真相将会随我一起进入坟墓。现在你的姨妈已经死了，所有其他知情人都不在了，我是唯一知道此事的人。

我必须提醒你的是事实真相并不令人愉快。但这个关于你父母的故事感人至深，令人心动不已。你可能还没有意识到你姨妈所拥有的许多优秀品德。毫无疑问，如果她走在大街上与其他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没有任何区别。但玛格丽特，我敢向你担保，她是非常值得我们尊敬的老人。

她是我所遇到过的女人中最了不起的一个。

夜幕已经降临，时间不早了。一位老人在这里已经沉思了许久，昏花的眼睛已经看不清了，只能到此为止。现在，我收起之前提到的剪报。如果你对此不感兴趣，请告诉我，我将永远不再提起。但是如果你确实对你父母的事情感兴趣，我会再拿起笔来向你倾诉事情的真相。你也会知道关于你姨妈的故事以及谁是真正的韦斯特恩德杀手（the West End Reaper）。

送上深深的祝福

O. W. H

目 录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11)
第 三 章	(20)
第 四 章	(33)
第 五 章	(39)
第 六 章	(50)
第 七 章	(58)
第 八 章	(67)
第 九 章	(77)
第 十 章	(86)
第 十 一 章	(93)
第 十 二 章	(104)
第 十 三 章	(114)
第 十 四 章	(122)
第 十 五 章	(131)
第 十 六 章	(138)
第 十 七 章	(145)

第 十 八 章	(158)
第 十 九 章	(166)
第 二 十 章	(172)
第二十一章	(186)
第二十二章	(194)
第二十三章	(205)
第二十四章	(222)
第二十五章	(224)
第二十六章	(233)
第二十七章	(242)
第二十八章	(254)
第二十九章	(266)
第 三 十 章	(271)
第三十一章	(279)
第三十二章	(289)
第三十三章	(297)
第三十四章	(304)
第三十五章	(309)
第三十六章	(321)
第三十七章	(323)

第一章

发生在当前

朱莉娅·哈米尔一边用铁锹使劲地挖着土，一边想着自己失败的婚姻。从现在起，不会再有甜蜜的耳语说再见，也不会有来自那个四十岁男人骨节突出有力的大手充满爱意的抚摩，更不会有儿孙们在病床旁担忧。她挖起一锹扔到一旁，里面的石头哗啦地散落在逐渐增高的土堆上。花园里到处是黏土和石头，除了黑梅藤条之外，其他植物都难以生长。贫瘠的土壤就像她的婚姻一样，在那里什么都无法长期生存，虽然发了芽，却不会有任何收获。

她气愤地用力蹂躏着铁锹发泄自己的郁闷，听到它发出叮当声，自己的脊骨也感觉到一阵强烈的震荡，她意识到铁铲碰到了岩石，她尝试着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挖，但岩石就是纹丝不动，这应该是很大一块岩石。她汗流满面，非常沮丧地凝视着那个洞口。整个上午她都像着了魔一样，不停地挖，皮手套里的手指已经磨出水泡，水泡又磨破了。她不时地挥手驱赶脸周围大群嗡嗡直叫的蚊子，甚至有些蚊子已经钻进了头发里。

她就是拿这块岩石没办法：如果她想把这个杂草丛生的院子变成一个美丽的花园，就得不停地干下去。但这块石头却非

常碍事儿。

她突然感觉到除了白费力气外，没有任何希望。她把铁锹扔在地上，一屁股坐在石头土堆上。她怎么会想到自己能够整理好这个花园，修理好这个房子呢？朱莉娅看着杂草丛生的院子，渐渐下陷的门廊和风化了的墙板。她觉得应该把这个地方命名为——朱莉娅痴梦。当自己的生活一团糟时，未经思考就买了这个房子。为什么会想到要改变这个残破不堪的房子呢？这应该是驱除离婚所带来的痛苦而让自己继续生存下去的最好方法。在三十八岁时，朱莉娅有了一幢属于自己的房产，这是一幢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的房子。当她和房屋经纪人第一次来看房子的时候，看着那些粗糙的柱子，破旧的墙壁，还有到处可见的富有历史的沧桑感的台阶，她知道这幢房子非常特别。它正在召唤她，需要她的帮助。

“房子所处的地段非常不错，”经纪人说，“旁边就是广阔的田地，在靠近波士顿，几乎很难再找到像这样的房子了。”

“那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卖掉呢？”朱莉娅问。

“你能看到房子现在的糟糕状况。当我们第一次得到消息来看房时，发现房子里堆满了成箱成箱的书籍和旧报纸，一直堆到屋顶上。房子的继承人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才把书运走。显然需要彻底装修，甚至地基都需要修理。”

“很好，事实上，我喜欢它耐人寻味的历史。我决定买下来。”

经纪人犹豫地说：“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才不会对你有任何隐瞒。”

“什么事儿？”

“以前住在这里的是位九十多岁的老妇人，她死在这里。这让所有买者都有点儿忌讳。”

“九十多岁吗？那不应该是自然去世的吗？”

“只是一种设想而已。”

朱莉娅皱了皱眉：“没有人知道吗？”

“当时是夏季。她的一个亲戚几乎是在两周后才发现

的……”经纪人的声音变得低沉。突然又转为高亢。“嗨！这块地是独一无二的。你能俯视周围的美景。别太在意这件事情，我们再商量一下！”

朱莉娅认为自己与老妇人一样，都是被世界遗弃了。她决定买下这座历史悠久而要坍塌的房子。

那天下午，朱莉娅就签下了购买合同。

现在她沮丧地坐在土堆上，用手驱赶着周围的蚊子，思忖着：我怎么总爱干傻事？如果理查德看到这个残破的房子，我都能猜到他会怎么想。天真的朱莉娅，你毁在了房屋经纪人手中。你成了一个“垃圾堆”的骄傲主人。

汗水从脸上流下来，她用手擦了擦流到眼睛里的汗。然后她再次向洞穴中看。如果她无法振作起来集中精力对付一块顽固的石头，又怎么能让自己的生活变得井然有序呢？

她拿起一个小泥铲，斜着从洞口边插入，开始刮岩石周围的泥土，渐渐地露出了更大部分的石头。她这样猜想着，露出的只是冰山一角，可能还有更大的部分都隐藏在下面，也许像沉没的铁塔尼克号船那么大。她不停地挖着，越挖越深，已不在乎周围的蚊子和热辣辣的太阳直照在头上。突然岩石成为了一切阻挡她成功的障碍和挑战。

我不会被这难倒。

她用泥铲掏岩石下面的泥土，尽力扩大空间能够使铁锹从下面插入。她不停地向更深的地方挖，头发散落到脸上，汗水使头发打了绺。她不停地挖着，快挖成了一个隧道。在理查德来之前，她一定要把这里变成天堂。在给新的三年级的学生上课之前，她还有两个月的时间来修理这幢房子。她得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连根拔起那些杂草，松好土壤，再种上玫瑰。理查德曾经对她说过，要是她能在他们以前的布鲁克林小院里种上玫瑰，那些玫瑰也都会死掉。你需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会那么说——只是不经意的一句话，仍然会深深地刺痛她。因为她知道他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你需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你恰恰却不知道真正在做

什么。

她停止自言自语，开始专心铲土。她的泥铲碰到了什么坚硬的东西。哦，老天啊！不会又是一块岩石吧！她把头发向脑后甩甩，盯着刚刚碰到的东西。看上去是某种表面已断裂的金属，敲打时会发出清脆的声音。她把泥土和鹅卵石推开，展现在自己眼前的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光滑球状物。她趴在地上，感觉自己的心脏怦怦直跳，呼吸急促，但她还是不停地挖，现在两手都用上了，用戴着手套的手指抠坚硬的黏土。球状物的更多部分出现了，在上面有条参差不齐的裂缝。她的手抠得越来越深，当她发现一个充满泥土的小洞时，心跳加速。她脱掉手套，用手指抠出里面的土块儿，突然里面细碎的泥土随着倾泻而出。

朱莉娅神情愕然，非常恐惧，打量着自己刚刚发现的那个球状物。蚊子的嗡嗡声听起来仿佛是在喊叫，但她似乎已经对它们的叮咬麻木了，不去理会。微风似鸟羽般吹着草地，一股芳香的甜蜜气息迎面扑来，就像圣经中传说圣安妮的饰带一样芬芳馥郁。朱莉娅望着被杂草覆盖的花园，她曾希望把这里变成天堂。她曾想象这个花园会充满生机，种满盛开的玫瑰和怒放的牡丹，成对地种着可以乘凉的紫色铁线莲藤架。而现在她看到的院子，不再是那个美丽的花园了。

她看到的是一座坟墓。

“你买这房子前就应该问问我的意见。”朱莉娅的姐姐维姬正坐在厨房的桌子边对她说。

朱莉娅站在窗户边，望着自己后花园中无数的土堆，那些土堆就像随时都会爆发的火山。在过去的三天里，一个医疗机构的法医小组几乎驻扎在她的花园里。她已经对那些入每天的进进出出习以为常，他们随使用自己的厕所，对她视而不见，直到所有的挖掘工作完成，最后他们把她独自留下，只有房屋风化破旧的柱子和悠久的历史陪伴着她。当然还有这里的鬼魂。

在外面，著名法医艾斯尔博士刚到，正走向挖掘现场。朱莉娅认为她是那种令人无法靠近的女人，没有表现出友好也没

有不友好，她面色惨白，一头哥特式的黑头发。朱莉娅从窗户里向外看着艾斯尔想，她看上去那么沉着和镇静。

维姬说：“你怎么能看房子的第一天就决定买了，而不仔细考虑考虑呢？你以为还会有其他人能买这房子吗？”她指着变了形的地窖门说，“那门也关不上。你检查地基了吗？这房子应该有一百年的历史了。”

“已经一百三十年了。”朱莉娅嘟哝着，她仍然盯着后花园，艾斯尔博士正站在挖掘洞穴旁边。

“哦，亲爱的，”维姬说，她的声音开始变得轻柔，“我知道今年对你来说非常艰难。我知道你正面对着什么。我仅仅希望你在做决定之前一定给我打个电话。”

“这房子并不那么糟糕，”朱莉娅坚持说，“它有一大片地，而且靠近市区。”

“但却在后院发现了一具死尸，那也会影响再出售的价格。”

朱莉娅揉着脖子，她突然感觉紧张，不知如何是好。维姬说的没错，维姬总是对的。朱莉娅想着：我花光了银行账户上的所有钱来买这房子，现在理所当然是这该死房子的主人。她从窗户里看到又有一个人来到了现场。那是个年龄比较大的女人，灰白短发，穿着蓝色牛仔裤，脚上穿着沉重的工作靴——她不是那种人人都喜欢的老祖母型。今天一个又一个奇怪的人在她的花园里徘徊。这是些什么人，都是为死者而来吗？他们为什么要选择这种职业，每天都要面对那些大多数人甚至都不敢去想的事情呢？

“你在买房子前告诉过理查德吗？”

朱莉娅平静地说：“没有，我没有对他说过。”

“最近你与他联系过吗？”维姬问，声音有些改变——突然又停住，几乎是吞吞吐吐地，这让朱莉娅只能把头转向姐姐。

“你要问什么？”朱莉娅说。

“你曾经嫁给了他。你不经常给他打电话，仅仅问他是否有要转给你的信或其他什么吗？”

朱莉娅在桌子边的椅子上坐着，“我不给他打电话，他也不

给我打电话。”

维姬什么也没说，只是和朱莉娅静静地坐着，而朱莉娅也无精打采的向下看。“对不起，”维姬最后说，“我非常难过，因为你仍然还在伤心。”

朱莉娅苦笑着，“是的，我也难过。”

“六个月已经过去了，我以为你现在应该把他忘了。你是那么聪明，可爱，应该重新寻找自己的幸福。”

维姬会那样说。在阑尾炎手术后的第五天，坚强的维姬就带领她的律师团队出庭办案。她不会让任何类似离婚等的小挫折打败自己。

维姬叹了口气。“老实说，我不是来这里指手画脚的，只是来看看你的新房子。你是我的小妹妹，有些事情你都懂。你很坚持己见。我仅仅是不知道怎样——”她停止说下去。看着厨房的门，有人正在敲门。

朱莉娅打开门看到艾斯尔博士站在门口，虽然极力地表示出热情的样子，但看上去还是那么冷淡镇静。“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的工作组今天离开这里。”她说。

朱莉娅看到在一片狼藉的挖掘现场已经有人在打包工具。“你们在这里都干完了吗？”

“我们最后断定这并不是个发生在现代的案件。我已经把案子交给来自哈佛大学的皮特里博士。”艾斯尔指着刚刚来的那位老妇人——是个穿着牛仔褲的老奶奶。

维姬也走到门口。“谁是皮特里博士？”

“她是一位法医人类学家。哈米尔夫人，如果你没有任何疑问的话，会由她接着调查这具尸体。”

“尸体时间很久了吗？”

“显然不是近年埋葬的。为什么你不出去看一眼呢？”

维姬和朱莉娅跟着艾斯尔来到有斜坡的院子里。经过了三天挖掘，那里已经变成了一个由许多洞组成的大坑。尸体上盖着一块防水布。

虽然皮特里博士已经六十多岁了，但她快速地站起身来，

步伐轻盈地走到她们面前与她们握手。“你就是房主吗？”她问朱莉娅。

“我只是买了这块地，我上周才搬来。”

“你够幸运的。”皮特里博士说着，她似乎还有其他的意思。

艾斯尔博士说：“我们详细地检查了所出土的物品。有一些老式纽扣和纽扣饰品，非常古老。”她伸手到尸骨旁的一个证物箱里拽出一个塑料自封袋，“今天，我们发现了这个。”朱莉娅透过塑料看到一枚闪闪发光的宝石。

皮特里说：“这是一枚尊贵之戒，在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离合珠宝是非常流行。宝石的名字是由多种宝石的名字组合而成。例如，取红宝石（Ruby）、绿宝石（emerald）和石榴石（garnet）这三个词中每个词的首字母合成一个词 Regard（尊贵），这枚戒指是爱情的象征。”

“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宝石吗？”

“哦，不。它们可能仅仅是有色的玻璃。戒指没有雕刻——也就是说只是大量生产的一个珠宝而已。”

“可以通过这个宝石辨别出死者身份吗？”

“值得怀疑。这显然是被草率埋葬的。没有墓碑，也没有棺材碎片。只是用皮革简单地包裹就埋了。如果她有爱人，就不会被如此简单地埋葬。”

“可能她非常穷。”

“但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特别的地点呢？根据历史地图查询来看，这里从来没有作为过墓地。你的房子已经有大约一百三十年的历史了，对吧？”

“房子建于1880年。”

“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尊贵之戒（Regard Rings）就不再流行了。”

朱莉娅问：“在1840年之前这里是做什么的呢？”

“我相信这里是波士顿的一个显赫家族所拥有的乡下不动产的一部分。大部分土地可能用做公开放牧，就是说当做牧场。”

朱莉娅向斜坡上看，蝴蝶在野百合花和盛开的野豌豆花上

飞舞着。她尽力在大脑中描绘以前这个地方的景象。一大片开阔地，溪水顺着斜坡在树丛下流淌，成群的牛羊在草地上游移。这是一个只有动物出没的地方。人们很快就遗忘了这个墓穴。

维姬带着厌恶的表情看了看那堆骨头。“这是——一个人的骨骼吗？”

“一个人的完整骨骼，”皮特里说，“她被埋葬得非常深，没有遭到食腐动物的破坏。在这个斜坡上，土壤有很好的排水系统。此外，从皮革的碎片可以判断出，她似乎预先被某种动物皮包裹好，而皮革上渗出的丹宁酸起到了防腐剂的作用。”

“是女性吗？”

“是的。”皮特里向上看，因为强烈的太阳光，而眯着蓝色的眼睛。“这是具女尸。从她的椎骨样子和齿骨可以看出，她非常年轻，应该在三十五岁以下。从整体看，她的身材应该相当好。”皮特里看着朱莉娅说，“除了你用泥铲弄坏的裂缝外。”

朱莉娅红着脸说：“我把那个头骨当成了岩石。”

“老的裂缝和新的裂缝还是非常容易区别的，跟我来看看。”皮特里再次蹲下拿起头骨。“你所弄的裂缝正好在这里，没有任何污浊变色。但你们看到顶骨上的这条裂缝了吗？还有这里的另外一条裂缝，在颧骨上，在颊骨下方。因为长时间暴露在泥土中，表面已经变成棕色。这告诉我们这是此人当年所受外伤引起的骨折，并非挖掘受到的破坏。”

“受外伤引起的骨折吗？”朱莉娅看着她，“你要说什么……”

“我肯定她是因为被殴打致死的。我断定这是一起谋杀案。”

朱莉娅在夜里一直无法入睡，听着陈旧的地板发出吱吱声，老鼠在棚顶上沙沙地跑着。这房子是太古老了，而墓穴的时间更久远。当人们一起架上房梁，铺好松木地板，而仅在几十步之外，一个无名女人的尸体已经在泥土里开始腐烂。当他们在这里建造房子的时候，是否知道她在这里呢？在这里是否曾经有过一块墓碑呢？

或者没有任何人知道她在这里？没人记得她吗？

她把被子踢到一边，躺在床上还是出了一身汗。她甚至把两扇窗户都打开了，卧室里仍然感觉没有一丝风，甚至连一点儿的微风都没有，非常热。萤火虫在她头顶上飞来飞去，它的微弱光亮不时地在房间里闪动，它正在寻找出口逃离房间。

她坐在床上打开灯。在头顶上魔幻般的闪亮变成一个普通的棕色虫子在天花板上飞来飞去。她考虑是否能在不伤害它的情况下抓住它，思忖着一个小虫子的命运是否值得去费力气。

电话铃响了。在夜晚十一点半的时候，只有一个人会打来电话。

“我希望没有吵醒你，”维姬说，“我刚刚从那些没完没了的晚餐聚会上回来。”

“太热了，根本无法睡。”

“朱莉娅，我在你那里的时候，有些事情我本想早点儿告诉你。但那些人在场，我又无法开口。”

“关于这幢房子你没有更多的建议了，对吗？”

“不是关于房子方面的事情，而是关于理查德。我不愿意告诉你这件事情，但是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想知道详情。你不应该从小道消息知道这件事。”

“知道什么？”

“理查德快要结婚了。”

朱莉娅抓着听筒，由于握得太紧，手指开始发麻。很长时间的沉默，她仿佛能听到自己的心脏在怦怦地跳动。

“哦！你还不知道啊！”

朱莉娅低声说：“不知道。”

“他就是狗屎，”维姬非常气愤恶毒地念叨着，“据我所知，他们两人一个多月前就在计划结婚了，那个女人名叫蒂凡妮（Tiffani），就是字母‘i’结尾的那个讨厌的名字。我的意思是，你能想到那个人多么的矫揉造作。我从来都看不起那些与名叫蒂凡妮（Tiffani）的女人结婚的男人们。”

“我真无法理解，他们怎么发展得这么快。”

“哦，亲爱的，不是明摆着吗？当你们还没有离婚的时候，

他就与那女人在鬼混了。他不是开始经常晚回家吗？还有各种商业旅行。我都曾经怀疑过，但是没有证据不能对你说。”

朱莉娅哽咽着，“我现在不想谈论这个了。”

“我本该猜到，一个男人不会突然要求离婚的。”

“晚安，维姬。”

“喂，喂，你还好吗？”

“我只是不想再谈了。”朱莉娅挂断了电话。

她长时间地呆坐着。萤火虫在她的头顶盘旋着飞来飞去，拼了命地想从牢笼中飞出去。它终于筋疲力尽了。困在这里，没有食物，没有水，即将死在这个房间中。

她爬上床，当萤火虫飞得越来越远的时候，她用手抓住，把萤火虫捧在手心里，光着脚走到厨房，打开后门。在门廊中，她放飞了萤火虫。它扇动着翅膀飞进了黑暗中，一会儿，它的光亮不再闪耀，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

它是否知道是她救了它呢？这对她来说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儿。

她在门廊中走来走去，呼吸着夜晚的空气，不想回到那个又小又热的卧室里。

理查德快结婚了。

她的喉咙发紧，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她抓着门廊的扶手，感觉有刺已经扎进了手指。

我是最后一个知道这件事的人。

凝视着茫茫夜空，她想到埋在离自己不到几十步的院子里的人骨。一个被人遗忘的女人，她的名字已经丢了几个世纪了。当寒冷的冬季风雪在上面打转，寒冷的大地挤压着她，四季循环，光阴荏苒，几十年过去，身体腐烂然后成了虫子们的盛宴。我也许像那具尸骨一样，成为另一个被人遗忘的女人，她心想。

虽然我并不知道那具尸骨是谁的。

第二章

1830 年 11 月

死亡正在伴随着清脆的钟声来到。

露丝·康纳丽已经听到了死亡的声音，她在医院的病床前陪伴姐姐，已经多次听到了这种钟声，她不停地抚摩欧妮娅的前额，握着她的手，喂水给她喝。每天那些信徒都会不时地敲响钟，就意味着牧师来为死难的人献上最神圣的祷告。尽管露丝只有十七岁，但在最近的五天里，她经常看到这样的悲剧发生。娜拉在星期日死了，她的孩子才出生三天。在星期一，那位住在这个病房最靠里边那张床上的有着棕褐色头发的女人也死了，她刚生完孩子，还没来得及看一眼孩子，就离开了人世，她听不到家人的哭泣和孩子的哀嚎了，就像一只被烫伤的猫一样装进棺材里，钉棺材的声音在整个城镇上空回荡。在发烧疾病传染后的第四天，星期二，丽贝卡在儿子出生四天之后，她也开始发烧，并很快死去，但是露丝还必须忍受从结痂的被子和女孩腿上渗出物所散发出的腐臭味。整个病房里都是汗味和因高烧化脓发出的臭味。每天半夜，露丝经常被走廊中发出的痛苦呻吟声惊醒，她发现自己眼前的现实比噩梦还要可怕。只有当她走出医院的大门，深深呼吸着室外寒冷的雾气时，才能